四庫全書

史部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五

元　徐碩　撰

碑碣

崇德縣

縣記

縣治自羅建炎兵火鞠為茂草乃寓于邑之廣法院所謂囹圄帑藏案籍吏舍紛雜莫辨無庭除以别官曹訟

輩氣息相屬每郡吏追呼徑造屏間如是者葢二十有四年揚始至旬日慨然欲遷之方積逋日支俱不給奚能侵于官是歲適澇常賦輸且艱其忍衰諸民朝思夕慮鳩工之計藐始也一日院僧如琳等數輩執幅紙卻進退若無所措狀問之則曰縣居寄此久矣齋粥無炊爨之所夏臘廢戒律之儀僦諸民間與俗何異願以殿後重屋之屬移為縣宇小大餘五十間葢前百年之良材也揚嘉其言而納之乃涓日相視舊址首度土功緣

以垣墻先剏圜扉次立廳事及旁吏舍中門環廡于是
粗備豪右助金者一千七百餘緡助材者鉅細一百七
十餘事凡傭食之費取諸其間出納之數具如案籍有
司掌之故興作而民不知始謀而郡弗沮究其所自則
如琳輩之功也揚何力焉來者顧毋擾廣法之衆使揚
無媿于永久幸矣紹興乙亥六月甲申右文林郎知秀
州崇德縣主管勸農公事黃揚記

縣樓記

環百里而為邑視古子男由唐以前事權之重至得擅生殺本朝約四海於禮制之中一民一物皆聽命於上守將之權輕則縣令之權尤輕然有人民社稷教化政令之所出獄訟財賦之所繫人生安危休戚之所始則權雖輕而任實重故縣令之所治不肅則吏民不威凡縣邑門皆有樓樓設鼓若刻漏所以授天時聳吏治嚴晝而警夜者也崇德自晉天福中得七鄉為縣地褊而版計繁又適當孔道舟車旁午將迎應接之費十倍它

邑前後令往往以罷輭不堪任譴問號有材力者亦不過埋頭于簿書期會僅僅辦集膳三年去則已矣其出而聽政入而安身之所猶得以逆旅傳舍視之況斯樓乎寶慶乙酉東陽樓君實來敏而有吏能始至則究極源流疏剔弊蠹發為條教具有繩準粤明年財用沛饒積逋宿負悉上于府則以餘貲躬自程廣啓心聚財創樓于縣門之上首丙戌孟冬迄丁亥二月落成朱甍雲齊畫棟山峙雕欄綠楯髹寙堊辟外揭巨扁中立大鼓晝

刻宵漏一毫不忒既成復撤新東序而枕河流導堙為通石渠跨河去庳為崇於是邑人之往來者載覩忻如儼如不意父母之邦忽有此新美也夫天下之理公則一私則萬殊一則事舉而無不宜萬殊則欲動而輒礙今君以官事興役不取之民不斂之吏人知其役而不知其費此非天之生財豐于今而嗇于昔也公與私之間耳邑人嘉君能起數百年之曠闕新一縣之耳目屬余為記顛末余應之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余也何

敢不揚令之善而慰邑人與善之思乎於是為之記君名演字伸甫襄靖公之曾孫云紹定二年四月望日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吳潛記

新建行衙記

語溪拱天闕百里而近使星次舍無弭節所頗失事上之禮臺府幕屬臨蒞寢餗託諸僧舍令佐解鞍徯代則或僦或假尤弗稱也市南臨衢瀕河官有敗屋數間丞廨廢甃寓上漏下濕欲壓既遷新居令黄君相地之宜

差二月巳亥之穀興工改築為行衙揖客有廳燕息有堂主廊翼室庖湢悉備對門越街繚以短垣又有登艦之亭尉張君思政顓董其事不踰月而落成迺俾嚴穴士為之記辭弗獲因即而問之吾邦財計素匱號難治去年夏君始來即修學校興建課會尋訪故實彙次圖志它如春風一樓欲仆久矣遊者疾趨而過指顧而雄壯猶昔皆非空拳可致今兹役作而民不知輪奐而邑壯觀其道果何以君笑曰吾以家事為之則易以傳舍

觀之則沮夫一縣之歲計闕惟榷酤逋積不支豈可但諉之民畸薄不售先當反之於已戴星倉庚幾歲月槩平而樂輸是知其良心固存也麯秫泉齊有攸司任專則弊革是以酒止之易舉也竭心思以墮姦委僚友以共濟上供俱辦課息微衍不蓄不獻隨事力而為之耳愚也聞之矍然而起曰命之矣君名元旦字致君會稽人尚書宣獻公之孫也平易近民庭無留訟囹圄久虛是皆可書者抑聞之宣獻公昔宰嘉興以㝡

闕

猶在盍其家有縣圃云淳祐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壓下吟隱錢達善記

主簿廳記

山房周先生與余家二父同舍同年余羣從多師馬慕元鯉之問對友茂洪他年茂洪屬其子孺文于余從兄而事之至于今不替甫踰弱冠主語溪簿凜凜懼弗勝每事問若振策于邁而未知津者迪之寔明而其氣亦勇吾兄每稱之曰周文卿克充厥知且有志推行之矣質

諸事猶信廳廨舊在邑西南燬宣和間寄梵宇幾有年
最後徙就民居嘉定初得之闕地卑濕滋易敗曩
廷評下君璹昉建西廳事餘將盡新之未及為而去低
簷腐柱岌岌如初端平乙未冬文卿始至勾稽惟謹不
敢議也事久乃曰卑官矮屋宜也抑吾有未安者吾奉
板輿處沮洳地晨昏懼將壓得為孝乎是心憮然明年
改嘉熙時向暑亟捐俸五十萬為屋三楹于堂西偏體
慈意植萱焉官卑而見彌高屋矮而心甚長自是益益

明習矣職兼竹木務乃稽溢額之無歸者銖積之盡三歲無幾何復佐以奉與前此市材鳩工而悉創之以二年戊戌良月巳未成端治事廳前敞崇軒夾以修廡東附挾屋後列過道三而隆其中為庭以屬之堂通為屋二十一間謂舊堂猶可支葺之咸增基二尺惟門始仍其初翼乎棟甍煥乎紛雘其下百具亦至是備精好與屋稱未知宣和間規模若何今之來者無棲枳歎矣既竣役以書屬余記余謂屋之成有數存文卿正諧其數

耳其尤可欽者仕與學相發以充所性而推之于事也昔孟子言之以能充其類善推所為曉來世其教宏矣知之而不能致其明行之而不能致其勇藉使問而得通津其能有進乎文卿言語恂恂佩服舒舒乃獨蚤夜孳孳以策其進見愈晰則為之愈果殆未易量也秩滿矣行益顯顧益勉之移孝於忠就其大者遠者以昌厥先祖父之學非余兄弟之望歟書此復之非記也如欲劖之以詒後人似非無益之談從政郎行太學正鈞臺

洪揚祖撰

縣學記

韓退之為處州孔子廟碑曰自天子而下得通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此其效與昔嘗以謂退之失言祀事之盛衰其得失在後世孔子何與焉使孔子無一豚肩之饗于墟墻之間何損其為聖人以舜禹之巍巍不得有天下至孔子乃待祀事然後尊與其智足

以知聖人孟子獨稱宰我子貢有若如子路親事孔子而師之然猶有所不説知孔子為難則譽孔子固宜難也治天下國家其上至於無以加下至於匹夫販婦得有其四體髪膚者捨孔子之道不可此天下所共知者聖人之迹也至其卓然有所立雖顔子欲從之而有不能者故先王擇天下宿艾耆火之才以為公卿鄉老使率其屬以興四方之俊異禮樂法度秋陽江漢以暴濯之猶懼其不能進茍為不至乎此而僅存其末迹則道或

幾乎息矣吳越多山而湖澤闕涯渚之間不辨牛馬崇德居山澤之介孔道四出戰國之時闔閭勾踐嘗大戰于檇李禦兒之間裂其地而守之至今墟壠綱絡稻蟹之利轉徙數州元豐八年括蒼吳君伯學為是邑也始為築宮廟以祀孔子聚學者擇經師而教之以義理行能不苟使之為文章誦習務中有司之程而已倍高為堂燕有二室緣以環廬豐約稱事四方士聞令賢皆來學惟恐在後崇德為遠邑縣令為小吏與

材賦工動觸吏禁非篤誠自信強有材者不能任也此其成就之難又未若持之之難也儥犀象決鴻鵠之器非深山大谷則無以養其材執規矩而求之者不視其材視所養則耽耽之室執規矩者所視也養之以先王之所待以興者而不徒循其末迹則其為役也不為苟美矣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騎都尉沈括撰

縣學田記

天下事無不可為利不主於已則慮之必精處之必當

行之必力苟反是則目睫之見遑恤其他惟志于得寧論非據顧護征營首鼠弗確事之小者猶不可為而況望其可以為大乎甚矣利心之不可有也一國一家一身皆不可以利言自其貪慾熏灼患福相挺則前日之所謂利者皆害之藏也為士者修身勵行以為常隆師親友以求益朝廷為之設郡縣之學為人上者必思厚其廩給使之不以口腹之念分其理義之營此所以學必有田不可廢闕由以養士而士之有位于學者能盡

心焉則千歲之日猶一時也輔公廣為崇德縣主學以其躬行君子者倡率其徒以其師友淵源者出而浸灌之謂學田之稽其隱漏誠不可以已然亦不可近于摘伏非學之政葢慮田之僅存者久復詆讕當籍其數以防欺又將有惡其害已而去其籍遂復勒之石以期不渝公可謂知所處而勇于行矣嗚呼公能私淑一邑之士俾其深知理義則斯石其可久否雖豐碑插棟疾視在旁乘罅排推不去不止恨不得駕十牛而仆之亟耳

是區區之尋尺者果足恃乎贍學舊凡八百斛司存為蠹邑改以隸其庾氏輾轉吏謾益漫漶不可考慶元四年有主學木君曇白之縣遣部曹行根括之令所存僅八之一士無以養何責挑達其時邑之由進士選者莫公元忠號先達與令知昭武蔡公開知歷陽陸公垵合辭娩力從漕倉兩司乞撥沒官田若干學又自置民産若干今悉刊其畒步之所至斗斛之所入與租户若而人詩不云乎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後之人能知輔公之

用心則其行也遠矣嘉定六年五月初一日朝散郎權知嘉興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商逸卿記

魁星堂記

國朝自崇寧行三舍州縣歲貢辟雍逮宣和甲辰貢士復合試于科舉詔春官增省額其得以名徹奏篇寘之科甲者八百有八人徽學沈公由秀之崇德充賦京師為天下第一進士之選莫盛于是公之居室舊寓廣福精舍南抵通衢嘗以狀元目其坊中更亂離故實堙廢

里居之士每相與歎息慮其久而泯易也宣城奚君以儒學長斯邑垂意鄉校行且報政振其餘力營東西二齋以漸恢教養之規僉謂先賢駿蹟鬱而未彰殆無以起人心而助風化于是蒐舊聞訪遺像朋盍而請於縣置祠序室仍卜地于東北隅培土巋然建亭其上命之曰魁星爽塏翬飛面勢軒敞前撫平疇萬耦分塍旁瞰漕渠千艘順颿吾邑勝槩恍然皆會於楹檻几席之間一旦與倫魁之耀發越呈露開豁心目其殆數使然歟

夫一氣浮乎太虛輝粲森列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昭昭不誣也昔陳太丘偕子姪造荀氏英俊參會精發于天德星有亭猶見圖志況地靈人傑裒然特起其上動躚緯正如左角之于賢者少微之于處士東壁之于君子揭名斯亭以表類應豈非桑梓之偉事哉觀公奉大對于廷揲之以策緐之以象參伍錯綜窮極窈眇而終始乎體道用數之說越三舉而得張公九成再得汪公應辰雖紓詞闡義自出機軸而條貫本末舉會于一者蓋

自公指授之故横浦謂公呼玉山為嫡孫詩不云乎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今吾邑里冠葢相望或以名第奮或由閥閱顯至于父子繼科兄弟同榜未易一二數而莫氏五桂華蕚連枝世尤鮮儷詩書禮樂相輝相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無不風厲于學髙山景行勉企前修聨鑣利賔必有嗣公之嫡者斯固邑大夫與鄉先達祈望士友之意也公諱晦字元用皇祐初大父嘗策廷魁以郊社齋郎遂為馮京之亞公又自禮闈前列臚傳龍

道大其家聲見于褒綍官簿履歷登載國史若立朝大節則橫浦祭公之文為詳今讀之凜凜生氣其表見于世而託諸不朽者又不止于科名云慶元戊午上元日文林郎新滁州州學教授陸垵記

傳貽書院記

有宋受命肇基立極藝祖皇帝一日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識者謂得三聖傳心之妙又一日問世間何物最大時元臣對以道理最大識者謂

開萬世理學之原猗歟盛哉自時厥後天下設立書院通今學古之士彬彬輩出慶歷間詔州縣皆立學道化大明儒風丕振至濂溪周子建圖著書徹顯闡幽明道伊川二程子實得其傳程門高弟如楊如游如尹如謝皆天下英才中原板蕩載道而南楊游尹謝數子實大有力焉龜山楊文靖公一傳而羅仲素再傳而延平朱文公受學于延平見之師友問答可攷也文公門人遍天下中吏偽禁歲寒松栢疾風勁草磨涅而不磷緇者

絶無而僅有于時潛菴輔公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自祠官報罷歸隱語溪題讀書之堂曰傳貽益將以傳之先儒貽之後學為已任著書滿家易書詩春秋禮記有注釋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有問答通鑑有說師訓有編日新有録雜著有稾襲藏于家至今語溪之人薰其德而善良不知其幾祠而奉之尸而祝之宜也嘗謂太極一而陰陽分有陽則有陰有善則有惡有君子則有小人以孔孟大聖大賢不免臧孫臧倉之毁元祐諸賢而指

為姦元符上書而指為邪慶元道學而指為偽嗚呼此未定之天也乃天者定人者泯元祐諸賢元符上書慶元道學至今光明碩大照耀汗青一時憸壬萬世遺臭剥爛復反否極泰亨君子小人之界限事久論定此潛菴褒贈之典日星垂而河漢流也崇德縣大夫家之柄以元祐同門元符上書故家習聞詩禮及見典刑洋洋擾之竊以為知此則知為治之道無他術焉不擾而已撫民若烹小鮮擾之則潰御衆若牧羣羊擾之則亂此

理較然可見矣且治出于郡守縣令令之職與民最親豈不知豈弟之化原于此乎然世有能吏有良吏雖為政不同同期于治而優劣有間矣或者擅聰明而變故常任術數而尚察意立威名而峻刑罰務在出奇立異以待旦暮之功能則能矣又安知良吏之用心耶世之人徒見其在位典職為無為事無事酬酢應接漫不介意及其功成效立然後知其不求顯顯之名志于善俗安民故也夫以簡册所載參訂所為有可得而言者大

率裁決有餘裕不必戴星以出也俯仰無愧怍不必祝蝦以禱也罰當其罪 闕 挺挺祖風于簿書期會整暇之餘思所以彰善癉惡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傳貽書堂所繇建也堂成移書謁記敢拜手稽首對揚我朝道學源流之盛以諗同志庶學者于善惡之途正邪之別義利之判人心道心之危微天理人欲之消長知決擇而定趨向焉不至為君子之棄小人之歸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曰小補之哉若夫講習堂規書糧上

築敘造歲月詳記備載則有司存春秋之法常事不書
賢者識其大者而已咸淳五年陽生十日朝請郎直華
文閣權知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節制澉浦金山水
軍文及翁記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五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六

元 徐碩 撰

崇福寺記

古之出家作沙門一鉼一鉢晝則徜方乞食暮乃歸宿於冢間林下三衣之外分寸不蓄而得道者不可勝數其後始為屋以居之綿歴世祀晝棟脩梁崇樓廣厦日益宏侈殆有過於貴公卿豪長者之家其安居順適初

無曩時冢間林下之辛若暴露得悟明心地雖不乏人而其盛未有以過於前或不及焉為比丘者固當思之也然像設棟宇之闕漏有能誓心畜力補葺而增益之以振起其教安集其徒是亦未易多得烏可皆律以佛法之初而泯其可録之長乎崇福之為僧寺久矣始所以立已不可考其可得而言者在梁天監二年曰常樂唐會昌間廢大中十年而復本朝祥符初易其號曰悟空天禧戊午迺賜今額建炎假擾遂罹焚如之厄已而

僧徒復集竹椽茅舍僅蔽風雨紹興十二年慧照大師淨珂始募緣建大佛殿又十六年而有僧堂慈辯大師清睿之為也又四年而有三門普聞無諍大師清現之建也至乾道中則有真濟大師法印為無量壽閣雕三聖尊像塑五百大阿羅漢淳熙庚子有書記僧修玩重建法輪寶藏且為殿以居之下及庖庫悉就宏壯是歲鐘樓架於法逢觀音閣建於思仰期懺堂剏於法標而浴院本容行大師生公所營中更火灾能復之者嗣金

處仁二比丘也大抵前後餘五十餘年而寺之所以為
寺者始備雄麗伉壯甲於一邑其成之可謂難矣夫成
之既難其為屋不過丹青銅鐵木柏瓴瓦之所為非如
諸佛所居堂殿樓閣欄檻堦陛之屬皆珊瑚琉璃珠玉
琥珀異珍奇寶之所就常有無量百千衆寶光明以自
莊嚴此迺億刼修持功行圓滿有以感格自然發現不
假人力者也向之所營則時葺而每新之俾前勞不廢
豈非後來者之責而衣服飲食其間克勤道業使他人

不得以末法比丘相靳此又自今以後凡居於此者所當思而覺夫所以買石求記於余之意也唐闕著禪師亦此寺僧也諸人勉之毋俾專美於前嘉定十三年十一月望棘菴沙門妙寧記

崇福田記

佛教自西域入中國距今千一百九十年其流之漸於東南尤盛蓋嘗攷之會要方天禧承平合僧尼幾四十萬閩浙占籍過半焉况浙水為今行畿崇德去都為最

近數十年來户口充斥人物繁夥凡曩者宜桑麻長雞豚可以踐牛羊之地今皆列屋生聚於其中故雖蕞爾子男之邦佛祠之額十有六崇福其大刹也或比而房或孤而菴僧數且二百餘夫以十農養一僧則是勞苦耕作以奉之者大要已二千人矣其閒有力未能祝髮而棄家捐親効使令者無慮一倍以二乘之則是四千生齒之力供一蘭若之衆而不足也寺之掌記者又封籍其廩膺之餘每冬春之交魚鼓不鳴僧各分爨而自

給者幾二月夫不給於公而使之自營於其私彼非能撫耒耜親杵臼而得食也有僧法標者就其新舊不相續之際度食用若干田租若干自一畝以上募諸邑人且率其徒捐衣鉢求田以爲之倡其數則附於公帑之外如社倉義廪以補常歲粮糧之所不足經營數年僅克就緒前叟林老善猷寺之宗師也實勸相是舉一日偕寺僧數輩請記於余余告之曰子之徒自爲謀則周矣盍推原其所從出乎古者地方一同提封萬井計口

而授之田財足百里之食厥今生齒偏聚吾邑無尺地寸壤之不耕矣春和景明登東皐而望綺紛龍鱗決渠荷鍤非王公貴人之膏腴即富家豪民之所兼并也民田之存已無幾狹鄉一二畝官或困以役民寧鬻產貿遷其折閲若饑饉轉而庸奴末作窮日夜之力腹不得飽而釋氏之占田不惟參錯於貴勢豪右鄉社追胥至可幸免今又從而募田續食使之安坐終歲炊玉潔羞夫豈一手足所能供此衎衎施施升堂持鉢亦嘗量彼

而忖已乎抑止求其饜足而已也且夫農商工賈必通功易事而後足以相養至戚施籧篨侏儒矇瞍古亦不以疾廢各因其器食之世固未有無事而食者也浮屠受人之施享人之力則將若之何勤修其所謂教謹守其所謂律不至於食焉而怠其事庶乎無愧云爾猷樂聞余說於是請書以誨其徒若租賦之多寡自有獻田者之書致與其姓名鑱諸碑陰玆不復載慶元三年十月旦文林郎新滁州州學教授陸埈記

崇福寺藏記

檇溪吾土也自頃六飛南渡駐蹕錢塘遂為要衝生齒户口視昔繁衍衣冠甲族彬彬日盛以至井里街郵精廬祠宇之制大率類是歲在庚子夏崇福經藏成巍然峻峙尤足以增兹邑之壯觀過者罔不歆歎先是寺有藏在西建於政和之歲中更兵火燎焉弗存已而因陋就簡成小轉輪為邑人祈禳之地豈惟土木華嚴之弗備而氣象萎薾重為法教羞比丘修玩一日慨然發心

勇猛以興是役為已任傾倒鉢囊得錢五千緡手自區
畫剋日鳩工於是遠近見聞謹喜讚相時則有昭慶軍
節度使劉懋首出巨木以建藏心保義郎沈才施錢三
十緡以助工費未幾布金畢集不待勸募隨念響應規
橅既定迺闢故基而作新之藏方八面面各九尺高廣
合度外為大殿壯麗宏敞與藏相稱梵宮法駕星羅雲
拱祕函寶帙鱗次櫛比黄金丹碧之飾珠貝琑櫝之像
巧侔造化光媲日月有大天龍背湧鯨海諸天善神環

繞鎮䕶壁間繪善財童與五十三參相皆假莊嚴之妙以彰變幻之機勝刹宗因視東南諸刹蓋不多見總費二萬緡有奇積日三期役工萬有八十噫兹事體大非有願力者孰能成之如此其易余自少時即識修玩師既壯與之游相知愈深其平居麤衣糲飯戒行孤高了不退轉故人敬愛之樂為供施而師無慳心悉捐所有遂能與起衆縁於一彈指之頃鼎新盛事於六十年頽圮之後是亦可嘉也已余聞禪宗西來教外傳心初無

以文字為也然釋迦丈佛有不可說佛刹微塵數正真大教流入中華為經為論為律凡五千四十八卷雙林大士𠬧造法輪藏秘典傳襲至今作大利益夫豈規規然斡轉機軸裒取檀施而已哉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之功用可勝記耶師本邑人年十二為僧徧歷叢林得正法眼藏不喜住山不求師號自名納碧老人以辛亥歲六月四日書偈歸寂年七十有四後六年其弟前雙林老善猷率其徒可瑛懷璞

智端妙芬請於余願有以紀其事聞既知其顛末不得辭於是乎書慶元三年十一月日從政郎新隆興府錄事參軍蔡開記

修證院法堂記

夫世尚欽奉人攸歸嚮者妙覺王之教也聞諸柱史之說謂乎竺乾之書肇自金方流於震旦是故顯如來之出世昭萬德莊嚴度衆生之無邊彰十號具足拯三惡而超四諦開方便門空五蘊而淨六根示真實相道斯

行也其至矣乎檇李古邦義和舊市厥賦饒益厥民淳

厖貨殖之利興焉生齒之數繁焉有祈福而怖禍者則

倚我法門睹相而生善者則歸我佛事咸遵報應之説

悉堅信施之心祛彼奸回趨其正覺易所云神而化之

者其斯之謂歟邑之東北隅有佛廟曰修證殿宇輪奐

銘闕　　者宿即云唐咸通年之所

建也由是徒衆迭居堂宇斯備香火於焉靡絶鐘唄以

之相聞蔚爲道場綿歴歲紀洎國家慶續三葉富有萬

寓革乃舊制條以新規審天下精舍未善其稱者咸易其額惟茲院得存其古顔茲妙域居然淨方雖衆室四周而法堂中闕本院僧紹寧救衆生苦為大醫王聿興慈心蔵斯盛事詢其徒侶捐乃緇囊得錢三十萬始僉諮於緇衆爰咨議於黨人粤有信士徐咸賓夙締善根素崇良願捨所難捨為檀施之首焉由是遐邇率從士民景附感泉寶之畢集致土木之薦臻迨乎物役告終形勢俱集欲刻珉而紀事冀歴祀之垂休見託撝文固

難牢遜景祐乙亥季冬十三日宣德郎守崇德縣令李
嵩叟記

福嚴禪院記

佛無二道末有禪律道異徒別而居亦判矣崇扉闖然
鐘倡鼓和圓頂大袖塗人如歸環食列處不問疎親者
謂之十方人闔一户室居而家食更相為子弟者謂之
甲乙甲乙非道之當也朝廷之法緣人情而治人大約
不欲擾動而卒要之以公故制曰其徒願為十方居者

官廳之近世稍稍有請者公道之勝而徒之相嚮也崇德介餘杭嘉興之兩間邑東北十里林木蔚然而美者福嚴院在其下院始五代乾符之乙未邑人鍾離裴置之地有千乘因名焉聖籙重熙號命丕冒祥符始年改賜今額歷年雖多有徒居之獨廩自守皇祐庚寅歲主者志洪率其屬僧願為十方縣為之告於郡郡謹用朝廷之法即許之其年七月縣令命僧曰處成主之成未幾棄去而縣亦新令尹矣又擇主曰繼式成式禪者而

皆出於十方居中論議招納皆不戾公道而其徒歸之人睨其道之勝而徒之歸如是而衆亦嚮鐘鼓而食斧斤而居求於人皆樂然與之惟恐不及予居嘉興小舟及其門不遠二舍甞遊於院之甲乙時若像而殿若聚而堂皆沿覺隕圮坍不支後三年游於式之時前之草萊則蘭若矣前之瓦礫則金碧矣地非特勝也人非始尚也道之公而主之者亦才也噫天下之事不獨是廢興之由未有不繫於公不公才不才公道未甞亡才固

不少顧擇之舉之之道何如耳始成之來乃見命以記作而未成成之後會式式復以請院之廢興則所目擊者因興感以及人事遂不愧而為之辭時至和二年八月一日宣德郎試大理評事權雄州防禦推官陳舜俞記

寮印寺鐘樓記

菩薩三摩地多自聞中入因聲始有聞因器方發聲聲塵投耳根顯出能聞性因聞得見性見性即遺聞根塵

二俱遺自性無生滅生滅既盡已三昧當現前是故圓通門觀音為第一而此閻浮界教體在音聞十方淨伽藍以聲為佛事鐘鼓以為器撞擊出音聲要以聲發機警衆令開悟器大聲乃普聲普聞亦周堪以覺羣迷俾到菩提岸我聞秀外邑巨鎮號青墪中有古梵宫勅名密印寺寺安六百衆鐘不滿千斤其聲雖遠聞與衆未相稱比丘行昭者自發廣大心願增鑄萬斤晨昏發蒙昧亦以除惡念亦以度苦輪庶幾獲聽聞咸悟真常性

尋誘三同志共結此良緣大事不易成三鑄三不遂最後修懺法上禱諸天神金將躍冶中火地忽震動密雲垂墮雨復恐事不諧萬口懇觀音開模巳成就須臾大雨作匠者悉歡呼得雨火力衰鐘聲必清亮巨鐘既巳成復患無巍樓不能遞遠音開覺未為廣復欲創大廈不敢化邑人鬻屋以為資借貸市珍貨泛海易香藥往返數十年冦難凡七遭秋毫無所損遂足樓所費今復次第成我念結淨緣憑仗佛威力反以自願力無一不

遂者諦觀行昭意竭力鑄巨鐘架樓以奉安非徒為觀美要使一切衆皆由觀音門獲悟真圓通方滿殊勝願

瀘帥馮楲撰

懷菴記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教不必專任於上之人也一鄉一國之士隨其所志因其所居而施之皆足以開民彞而闡教事凡弟民彞之大者而叔末不競習俗靡薄尺繒升粟之譏為人上者且猶

不免而又何責於窮閻之細氓哉吾每推是懼然不敢
謂天下皆若人一日富春陸主簿鏕來訪曰吾之家君
與吾之季父友愛惟篤平時展省先阡必指旁麓而
言曰異時獲首丘當營於是以附松檟不幸季父無祿
家君志其生平為之築室墓旁名之曰懷蓋取孔懷之
義也幸丏二字扁之余感其言既為書矣則又曰義不
可以不章也願終賜之噫是固平昔之所惓惓者而又
可辭乎昔閻之友朋謂大陸君淳厚有賢稱於里鄙教

子以學卒收儒科今富春簿其子也小陸君英茂早登
進士第入仕蓬省出分州符有惠利及民今其云亡而
其兄懷之若是嘻若君之兄弟其不足為薄俗指南耶
其不足助大君扶持世教耶君家之若子若孫若雲仍
其可不知家法所傳耶推之一國達之天下而又放之
四海詒之後世而以陸氏為義門者君家子孫其勉之
天下有兄弟者其則效之觀風四方與夫載筆史觀者
其將必有以取之然語溪陸氏素以孝友聞其漸源遠

矣大陸君名垍小陸君名埈嘉定丙子歲臘九日朝奉郎秘書丞兼權右司郎官程珌謹記

索度王廟記

秀之青墩與湖之烏墩二市相抵為一會鎮青墩有土地神廟居密印寺之東號曰索度明王世祠茲土左有東平王像右有丁晉公像並著厥稱獨索度王名位世次不見於載述使後無所考蓋鎮人之奉王祠也飲食必祭水旱疫癘必禱咸若有答國朝宣和間起居舍人

周雝亨謫涖鎮事一夕夢有神人謁之曰予居僻陋幸公惠顧我異日周訪之叢祠得王之像適契夢中所見者因為修祠宇創板屋飾貌像自是人之奉事益勤而王之靈益顯獨恨其復不為記文以傳於後今考諸鎮西南隅有古山廟神曰索靖唐咸通中朱洪所記索靖王者實三國吳王孫權之仲子也是為文皇帝謹按吳書孫氏世居吳郡漢末封堅為烏程侯堅子權始都建業權少子亮第六子休皆嗣位長子登早卒慮封建昌

王和為太子後遜位為南陽王謚曰文皇帝霸及奮其封不一則吳主之子凡七人本傳所稱文皇帝乃吳主第二子也而洪以為仲子不知何所據而云今父老所傳或言王與古山廟神棣萼也豈名遜時顯因著今號而昔名不復見耶或言王即索靖王是也觀春秋之時晉有士會又謂士季又謂隨會又謂隨武子魯有公子友又謂季子又謂季友又謂成季此皆一人而稱道有異又安知索度之不即為索靖也進士莫若震張松募

堅珉將以揭神之休於永久訪珪為之記屬來游是邦有年矣幸竊賴神之庇因其有請姑為敘其大槩以俟後之博識君子而審訂焉皇宋淳熙三年丙申六月乙亥迪功郎新荊門軍當陽縣尉兼主簿主管學事萬珪記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六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七

元 徐碩 撰

題詠

錄事司

贈錢端公安道兼寄其弟惠山山人時錢以臺官為秀州監稅

蘇軾

鴛鴦湖邊月如水孤舟夜傍鴛鴦起平明繫纜石橋亭

慚愧冒寒覊御史結交最晩情獨厚論心無數今有幾寂寞把闗歎蕭生耆老執戟哀揚子怪君顔采却發秀無乃遷謫反使美天公欲困無奈何世人共抑真疎矣毗陵髙山錫為骨陸子遺味泉氷齒賢哉仲氏早拂衣占斷此山長洗耳山頭望湖光潑眼山下濯足波生指倘容逸少問金堂記與嵇康留石髓

和錢安道寄恵建茶韻

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

口不能言心自省為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似可聽建溪所産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若硬終可録汲黯少戇寛饒猛草茶無頼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獷體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絶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銙不易致道路憂嶮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别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鳳友小龍

奴隷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幸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瘿

寄劉秀川　楊大年

騎置迢迢阻玉音鱸魚江海遂初心朱紱道直消浮謗春草才多動苦吟震澤圻酲千樹橘華亭驚夢九臯禽郡樓晴日東西望幾處甘棠接翠隂

題柖提院靜照堂　蘇軾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

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况肯從我為

又　王安石

任公蹲會稽海上得招提靜照堂新構幽棲客屢攜飛檐出風雨洒翰落虹蜺投老黄塵陌東風路恐迷

又　王珪

身居在城邑趣不落人間門外塵埃滿庭中日月閑潮

隨朝梵響雨入定衣斑幾欲攜節去松陰一叩關

又　　鄭獬

拍堤去山遠還似在山家晚日惟歸鳥春風自落花空談消刼火醉墨灑天葩又欲孥舟去清溪月正華

又　　范鎮

堂構虛閑處師心靜照中當門是流水滿院來清風趺坐通禪觀高談說性空那知人世上日日有樊籠

又

牛斗光芒下江山形勝中栴提萬法本靜照一堂空花
木含春意門庭語古風支郎丐詩什愧匪二南工

又　　韓維

道人幽棲地瀟灑臨江湖江湖置外物妙觀造無餘匆
匆從世役没没已爲愚何況毫髪間計畫窮萬殊檻外
簷蔔林几前沈水爐世人欲問道指象聊闕

又　　祖無擇

院靜遠囂塵虛堂締構新幾栢台嶺客共話沃州春想

像山中樂優游物外身公卿詩滿壁雅正日相親

又　　　　　　　　　　　　　　　　閭詢

浙右僧居盛虛堂葺有功迷來隨萬化淨後照三空夜

永松軒月秋深竹岸風我心閒已久夢到水鄉中

又　　　　　　　　　　　　　　　　宋敏求

叢林起新構燕坐水雲鄉本自禪心靜能令世累忘幡

花圍畫永鐘梵度宵長歸祴新篇富籠紗映寶坊

又　　吳克

人說指提好師從靜照來親攜玉堂句偹叩華門開好事能如此題詩豈易哉明年得東守繫舸一徘徊

又　　李大臨

地勝堂新構僧閒晝杜門山林誰樂靜城市亦非喧客到空彈指風來不動旛祇應常晏坐對鏡一無言

又　　林億

檇李湖山外指提烟靄中靜由諸漏盡照覺萬緣空馬

祖傳懷海牛頭住法融誰來訪宗旨現定即家風

又　　張芻

檇李舊禪扉叢林自翠微寺居天外靜僧向日邊歸野水涵齋几閒雲宿釣磯庭前祖來意誰為相依依

又　　馮浩

寶坊新構斷塵飛宴坐朝朝內外宜一自覺來無相見久忘言後少人知天中月滿雲收夜海底珠明浪靜時頓向此間超十地願將安定證羣疑

又　吳申

高簷飛遠發輝光向此心源默坐忘豈憶布金拋舊地便隨飛錫起新堂竹間野鴿聽齋鼓湖上遊人繫夜航却媿未能攀勝境東南雲下欲騰翔

又　王益柔

搆堂幽僻斷塵蹤靜照為名我所通一室可知天下事十方齊見定心中清朝雲散層峯出後夜潮回漲海空檇李傑兒多舊跡幾時煙艇訪丈公

又　　王异

珍重慧空營妙隱標題靜照作佳名新堂復勝牛卓樂

膺閣如拋火宅縈慧空舊主精嚴寺居安隱閣經嘉祐丁酉火鞠為煨燼今住㓂提院復創此堂故有是句萬慮根源塵外息一軒景物鑑中明夜深晏坐

心虛寂檀蕙煙微風月清

又　　秦玠

物外物何有物心須盡除始能為靜照得到便空虛性

理自澄寂世緣終闕飄然飛錫去持此保安居

又

靜本天之性心因識始明搆堂來善衆傳法立佳名坐見靈禽集閑思土水平我緣簪紱累未得叩禪扃

又

羨師遺世網舊隱敞新堂月白秋庭小風清晝榻涼倦遊輕勢利歸夢在滄浪滿逕朝賢句孤雲出帝鄉

又

選勝搆窻扉朝嵐更夕暉無人清磬度有伴白雲飛洗

鉢江鷗下開蕪野鶴歸誰能了方寸來此共忘機

又　錢藻

去年秀水柏橋深聞說幽堂綠水臨自愧塵埃逢澤上空思瀟洒太湖陰經臺罷講龕紅雨齋鉢留糧下翠禽應是禪機終息處不須此外覓雙林

又　聞人安道

清虛結宇卜居新寂靜標名欲性純直向萬緣無斷處應為一念不生人風幡震動殊非鬧水月澄明未是真

宴坐經行惟此地箇中消息與誰親

又　　任恬

門揜世人外幽棲向此堂一心能自盡萬事即都忘塵

冷狐蟾白庭空異草香何須隱林壑處處可韜光

又　　俞希白

構李招提好新堂向靜開因名求定慧對鏡悟西來夜

席常留月寒揩暗落梅師歸得真趣無復顧塵埃

又　　牟景先

金色成千界毫光燭萬緣堂名斯擬象法眼示通圓座
踞軒楹内明觀善惡前吾當除滯見清信奉周旋

又　劉攽

千金買境欲辭喧長日觀心復照昏多少勝緣從靜起
為師無意入都門

又　陸伸

閟房增締構晏座隔囂埃屋木不加飾庭花時自開虛
明殊止水寂絶等寒灰齋外無餘事欣逢高士來

又　　　　　　聞人安壽

名藍幽隱愜高情雅搆堂深豁眼明萬慮已平心可鑑一軒安處道由生花縈寶砌當春盛香馥金爐滿座清復有簪纓乘興賞留題佳句徧雕甍

又　　　　　　李常

藻户面通漕飛甍出重城堂成未遑息復作千里行塵埃袖短褐蒙暑踏寒氷其求異求食志欲詩編盈寧辭闠吏慢聊為一堂榮都城競名利日出車馬聲誰云方

外士奔走亦有營惟静制衆動自照中乃明胡為撓山水風急帆更輕歳闌去匆緩恐負新堂名

又　　王存

曽過檇李古禪關十五年來夢想間閒說新堂増勝槩可憐遊客變衰顔香檀印篆銷晨暮題墨籠紗記往還能了一心隨處静少須辛苦逺人寰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七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八

元 徐碩 撰

題詠

松江府

懷土賦　陸機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

賦

背故都之沃衍遵新邑之丘墟遵黄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歿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歿悅隤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慈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湘曲玩通川以悠想撫歸途而躑躅伊命駕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栖鳥於南枝吊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露草而解顔甘堇荼

於飴茈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贈從兄車騎　李善注 陸士光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爲心彷

彿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寤寐

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途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

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和皮日休吳中即事　陸魯望

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未寂寥三泖凉波漁䉤動

遠祖士衡對晉建帝以三泖冬温夏凉　五茸春草雉媒嬌五茸吳王獵茸各有名　雲藏野寺分金刹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

迴自青龍呈謝師直　梅聖俞

共君相别三四年巖巖瘦骨還依然惟鬚比舊多且黑學術久已不可肩嗟余老大無所用白髮冉冉將侵顛文章自是與時背妻餓兒啼無一錢幸得詩書銷白日豈顧富貴摩青天而今飲酒亦復少未及再酌腸如煎

前夕與君歡且飲飲纔數盃我已眠雞鳴犬吠似聒耳
舉頭屋室皆左旋起來整巾不稱意挂帆直走滄海邊
便欲騎鯨去萬里列闕不借霹靂鞭氣沮心衰半欲睡
夢想先到蘋洲前顧君無復更留醉醉死誰能如謫仙

逢謝師直

昔歲南陽道中別今向華亭水上逢把酒語君悲且喜
流光冉冉去無蹤

過華亭

摩雲鶴唳幾十隻隔水野梅三四株欲問陸機當日宅而今何處不荒蕪

青龍海上觀潮

百川傾瀉水欲立不久却迴如鼻吸老魚無力隨上下閣向滄洲空怨泣推鱗伐肉走千艘骨節專車亦何及幾年養此膏血軀一旦翻為漁者給無情之水誰可憑將作尋常自輕入何時更有弄潮兒頭戴大盆來就濕

華亭百詠

顧亭林　　許尚

旦暮潮流急東西徑路斜無從質疑字共屬野王家

顧府君宅　即顧亭林雲寺祠堂

蕭蕭蘭若地知是府君居祠事今誰奉吾來一嘆吁

東菴異跡　在顧亭林菴中有忠烈公像近歲忽地裂數尺中有風濤聲以物探之則應手火起

地脈風雷吼人疑湧海潮將軍英爽在何敢物興妖

金山

激浪閶澎湃山神隂力多風濤歸指顧海若敢誰何

安公像　昔有僧沈海而死肉身尚存

浮鉢來滄海皤然厭世塵補陁崖畔月長照定中身

寒穴泉

濆湧懸崖下泠泠注不窮將期挹甘冷弱水漸難通

蘇州洋　又名金闕南舶欲入華闕此亭者必闕放蘇州洋蓋闕屬處舊蘇州

已出天池外狂瀾尚爾高蠻商識吳路歲入幾千艘

華亭谷府南三里入松陵

瀰漫連迴野潮汐往來頻慣識松陵路重來不問津

八角井

浚極疑無底丰稜定有因沈沈中夜月照影屬何人

陸機茸在谷東吳陸遜生二孫常於此遊獵今名桑陸又名吳王獵場

二陸為童日驅馳屢忘歸至今桑柘響禽鳥尚驚飛

柘湖

長武沈淪後波澄一鑑明桑田復更變觸目總柴荆

秦女祠

狼秦崇苛政有女亦蒙冤欲弔興亡事神應恥重論

喉鶴湖

洗蕩雲間路蕑淪一水深月光零露重遥聽九臯音

三女岡

三殮知無有香魂計已銷頻來吟楚些歲久若為招

金山城府南八十五里舊經云昔周康王東遊鎮大海故築此城

治盛周康世東遊豈信然城闉亦隳廢門諜漫相傳

前京城府南八十五里與地志云本海鹽縣以地近京故以為名

廬落皆無有依稀古堞存登臨認遺跡草樹暮煙昏

崑山

歲久阡原變平時草木深英才没黄壤僊事不堪尋

陸機宅在崑山

華第今何在千年謾有名披蓁問遺裔寂寞一傷情

谷水

短棹經由處風披藻荇香中宵孤鶴唳斤月印滄浪

秦皇馳道

歎息秦皇帝何年此逸遊追追大堈路千古為嗟羞

征北將軍墓 即陸禕墓在崑山有碑村人拔於官吏征索遂碎其碑

崎嶇尋古隧衰草隱寒原欲讀將軍事豐碑秖半存

鳳凰山

鳳德來何代慵歸丹穴藏甘心化為石萬歲瑞吾皇

陸寶山 府北二十五里

祕寶封堅石山靈謹護藏欲為中帑助時復露光芒

佘山 祖傳舊有佘氏墓道於此因名焉

人與室俱化陰森松竹寒時時見孤鶴疑此守神丹

集賢里 父老云昔陳陸諸公居此因以為名

冠葢遊從日欣然萃一鄉田原總如昨誰復嗣餘芳

白龍洞 在横雲山頂下通澱山湖每風雨夜有龍出入洞中

呼吸湖中水山椒寄此身洞門風雨夜雹火逐霜鱗

石魚

雙鯉何年刻悠然鬐鬣全登臨忽懷遠尺素若為傳

秀道者塔在佘山秀普廬此山有二虎侍之後自建關於山關畢還積薪自焚止存碑銘

辛勤成鴈塔俄赴積薪焚靜夜耽耽影疑來護刻文

靈峯菴在佘山池皆金砂後為昭慶禪院

路埔金砂地高人此築菴為詢林下客妙語與誰參

芥子庵

林外三椽建常思惕息時莫教嫌迫窄中有五須彌

澱山府北七十里在澱湖之中

殿閣輝金碧遐觀足畫圖維舟一登覽誤陟小方壺

三姑廟 在闕湖中犀蛟競闕水為闕不入廟中

神居隈物護闕闕捍洪波莫慮蛟龍怒年來畏叱訶

蓮巢 在青龍陳氏疏地種蓮為休息之地今已湮廢

記得荷香裹蛾眉唱採蓮千年龜欲息不見葉田田

鬼書 在聖果寺昔嘗顯異於寺僧鬼自稱東漢烈士沈光有書石刻

壯士為儒恥捐軀志所甘無名豫青史幽憤亦何堪

孔宅 在府北七十五里昔有孔子後游吳居此因名焉又云昔夫子所居忽有先聖闕

一碑額曰孔村人怪而碑之

廟貌逾千祀泥封古碣昏傳云素王宅真贋與誰論

裕宅府西三十五里昔晉將軍衣裕居此因名焉

疆場功成後歸來卜一丘當時應種德名字播千秋

俞塘府東五里往來之舟皆可揚帆諺有云雖得珠千斛不賣俞塘北

延袤三鄉外東流與海通河神屢加惠颿借往來風

鶴坡府東七十里此地出鶴俗呼鶴窠者是也

索莫東郊遠仙禽盡此藏夢回明月夜林杪響圓吭

砂岡府東三十五里南屬海北屬江入土一丈皆螺蚌殼如是者三所相傳海中湧三浪而成豈誠然歟

千里平砂地脈通江海湄謾傳目激浪疑是蚌螺基

御史涇府東

疏鑿人何在流功幾世餘農氓誦名氏不數鄭公渠

滬瀆府西八十三里即松陵江水源出太湖松江之民資灌溉之利

泛泛松江水迢迢笠澤通萬年知禹力灌溉有餘功

東堂以下三咏並在府治廳事之側

廳左清閒處金猊罩寶香今君今學道來此吸朝陽

思齊堂

伊昔絃歌治能聲著海陽升堂想遺跡勵志欲齊驅

月榭

簷角銜牆回明疏護翠螺公餘秉談麈竟夕對金波

濯纓亭 府前官亭

輿梁斜倚處簷影墜清流往往抽簪者常為孺子羞

石獸 相傳昔嘗為怪夜則環市而走遂斷其一足以下二詠並府東

刻鑿知何代彌年亦有神宵行無足怪一吼亦驚人

震橋昔姚庭輝宰此邑謂主位頗虛多宜客人作亭以鎮之又名虹橋虹音降

瓦木明丹垩初期鎮此方石梁今欲圮尤益富䜌商

小隱園

粧點林泉趣銷除市井心平生跧伏計到此意偏深

姚將軍廟本闕　南宰謂廟門面北闕　土人遂移至縣西以南鄉以下二十八詠並在府西

隍功周邑境南面回宜然毋復論民事神今悍改遷

趙店 闕邑之闕市泉名趙店今有神闕之趙店

日日黃塵路喧闐漲市聲神靈自安此不欲變名稱

望雲橋 父老云立橋日適有瑞雲見因以為名

憶昨登臨日鄉雲正四翔重來窮目力天末起祥光

石幢 望雲橋南此地昔有湧泉云是海眼立幢於上以鎮之

矻立應千載傳因海眼成蓬萊水清淺曾不見欹傾

普照寺 晉陸機宅捨為寺

高門收畫戟即此見精藍施予恩雖在緇流絕不談

彌陀閣

拄策徐徐上回環佛頂遊九山俱在望日斷暮煙浮

羅漢院

邃宇中何有台山五百尊云何困人力金像總塵昏

丁公橋 相傳令威由此仙去又名丁行橋

令威仙去後遺跡嘆成非華表成烏有何由見鶴歸

雲間館

郵亭臨輿埴宋廇架修虹我亦輪蹄客心期訪士龍

福順廟殿宇之上鳥雀不棲

門垣雖蠹壞古屋尚深沈鳥雀猶知避斯民盡致欽

東嶽行祠

明主東封後龜蒙望益尊巍然此行宇時許薦蘋蘩

西菴陳律師菴律師常習儒業

蚤為儒冠誤齊心學竺乾而今林下搭夜夜戒光圓

白龍潭

神物幽潛地滀滀水棲空不緣嘗應禱誰識有殊功

毗盧菴 勾氏香火中有御書閣

捫蘿通一徑修竹蔽中蘺祇有奎章在龍神暗護持

西林

林外初晴後斜陽滿芙荷頻來指靈鷲此去路無多

陸瑁養魚池 即西湖也今為放生池

誰得陶朱術修治一水寛皇恩洸魚鼈不復敢垂竿

小湖 西湖之北一灣名小湖

獵獵風蒲外淵淵明月秋詩翁浮短艇彌棹看游鯈

湖橋

瀲灧湖光好荷風六月涼倚欄吟不倦魚鳥亦相忘

唳鶴灘湖之東南隅

養鶴人何在湖邊水自清與回中夜夢灘上戛然聲

泳波亭湖中

呂梁觀已遠沂水浴應難却倚亭前柳時時照影寒

風月堂舊市舶司吳使所建

夜靜蒲萄皺雲舒玉鑑涼築堂人不見尊酒暗相望

湖光亭 風月堂之西

日暮蝦鬚卷亭中雅燕開微風起蘋末波影動樽罍

道院 西湖之西後為延氏蔬圃

淨館今何在惟餘柏色新樓樓抱甕者不是煉丹人

異木 舊傳商人嘗夜夢有人自云吾土地神也能祭我令汝宜商每歲商人夜半祭之往往獲其陰助

蟠根知永遠曲榦聳蛟虬闠賈縈私庇年年此薦羞

顯忠廟 以下十詠並在府南

俯拜祠堂下遥思𡺳漢功吁嗟孝宣帝忘德太匆匆

東寺 世傳水陸池有龜數枚聞講經聲則緣波而上罷則復去

愛此稜伽士勤修戒行成丈龜亦知善來聽講經聲

證覺院 舊之無礙禪院

有人明七淨蝠没締良因歎惜流光督誰為無垢人

棲真庵

仙路多官府真人未上升松窻霜月白相對誦黄庭

柳園

芳草池塘暖東風桃杏繁春歸人亦散寂寞鎖園門

陸四公廟 又名陸司空

晉傑云亡久嘉名未遽湮嚴祠坐遺像猶解福吴民

南庵 堂壁有六祖畫像

施水功成後眈眈梵宇深升堂瞻貌像默會祖師心

姜庵

隤噓楸梧裏烏鳴落日中九原人不作明賛亦何功

望仙橋

鶴駕乘風去千年竟不歸石梁凭望處空復白雲飛

三洞庵

勾曲山頭客遨遊到市塵星冠頂霜月夜半正朝真

淨居院昔馬耆法寧住此院故俗又呼為馬耆庵後法寧弟子亦住此庵

明眼如何在山門久寂然宗風未遽替還喜一燈傳

氷檗菴王道所居

皀舄棲遲地池流一徑斜先生久清苦不肯競紛華

圓珠庵

定回人寂靜繞鼻碧蓮香却認循簷月摩尼發夜光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錢璲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九

元　徐碩　撰

華亭十詠

唐　詢

華亭本吴之故地昔附於姑蘇佩帶江湖南瀕大江有觀望之美焉歷吴晉間名卿繼出風流文物相傳不泯閭里所記遂為故事景祐初元八月予被詔為縣至部且一年而囹圄多囚繫

簿書嬰期會縣没朝夕精疲意殆凡山川風物在境内者未嘗一日得講求焉粤今秋邑人有訟古泖湖者持舊圖經詣庭以自直因得而究之凡經所記土地人物神祠墳隴所書甚詳行部之餘輒至其地因里人而咨焉多得其真代異時移唱然興歎即採其尤著者為十詠皆因事紀實按圖可見將以誌昔人之不朽存舊俗之所傳云爾

顧亭林 顧亭林湖在東南三十五里湖南又有顧亭林相傳陳顧野王居此因以為名焉

華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舊里風煙變荒原草樹踈湖波空上下里閈巳丘墟往事將誰語凄涼六代餘

寒穴 金山北有寒穴清泉出焉其味甘香

絕頂干雲峻寒泉與穴平還同帝臺味不學隴頭聲夜雨遙源漲秋風颢氣清誰云柘漿美纔可析朝酲

吳王獵場 在華亭谷東吳陸遜生此子孫嘗所遊獵後人因呼為陸機茸今其地為

桑陸

昔在全吳日從翁耀甲戈百年嘗載羽一日僞張羅地變柔桑在原荒蔓草多思人無復見落月下山坡

柘湖在府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柘樹因以為名吳越春秋海鹽縣淪没為柘湖吳地記秦時有女入湖為神因祀之

世歷亡秦遠湖連大海瀕柘山標觀望玉女見威神渺渺旁無地滔滔孰問津何年化魚鼈彷彿歷陽人

秦始皇馳道在府西北崑山南四里相傳有大堈路西通吳城即馳道也

秦德衰千祀江濵道不修相傳大堈在曾是翠華遊玉趾如將見金椎豈復留悵然尋舊跡蔓草蔽郊丘

陸瑁養魚池在府西今名瑁湖或云即瑁所居相傳有宅基存焉

代異人亡久漥池即舊居未移當日地無復故時魚蒲藻依稀在風波浩蕩餘水濵如可問一為訪庭除

華亭谷在府南瀠行三百里入松江

深谷徧千里松陵北合流岸平迷晝野人至競方舟照月方諸泣迎風弱荇浮平波無限逺極目漲清秋

陸機宅 華亭谷水東有崑山相傳即其宅陸機詩云彷彿谷水陽婉孌崑山陰今其地尚存

舊諜傳遺趾悠然歷祀深人無令威至門異下邽歲谷水當年溜崑山昔日陰魯堂那復見絲竹若為尋

崑山 華亭谷東二里有崑山陸機祖葬於此因生機雲時人以崑山出玉因名此山以美機雲焉

昔有人如玉茲山得美名巖高銷積翠谷水斷餘聲喬木今無在高臺久已傾如何崧嶽什獨詠甫侯生

三女岡 在府東南八十里相傳吳王葬女於此岡一作趾

淑女云亡久哀邱尚著名九原誰可作千載或如生青骨何時化荒榛此地平空餘圖諜在不復啟佳城

和華亭十詠　前　人

顧亭林

寥寥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豈舊物歲晚空扶疎自古聖賢人邑國皆坵墟不朽在名德千秋想其餘

寒穴

神泉冽氷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渟千秋不出嗚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

吴王獵場

吴王好射虎但射不操戈匹馬獵廣場萬兵助遮羅時平事非昔此地桑麻多猛獸亦已盡牛羊在田坡

柘湖

柘林著湖山菱葉蔓湖濆秦女亦何事能為此湖神年年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幽妖窟險阻禍福易欺人

秦始皇馳道

穆王得八駿萬事闕其修茫茫千載後復此好遠遊車輪輿馬跡此地亦常留想當治道時勞者尸如丘

陸瑁養魚池

野人非昔人亦復水上居紛紛水中游豈是昔時魚吹波浮還没競食糟糠餘吞舟不可見守此歲月除

華亭谷

巨川非一源源亦在衆流此谷乃清淺松江能覆舟蟲

魚何所知上下相沈浮徒嗟大盈北浩浩無春秋

陸機宅

故物一已盡嗟此歲年深野桃自著花荒蕀徒生歲芊芊谷水陽鬱鬱崑山陰俯仰但如昨遊者不可尋

崑山

玉人生此山山亦傳此名崖風與穴水清越有餘聲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欵傾不如鵠與猿棲息尚全生

三女岡

自古世上雄慷慨擅功名當時豈有力能使死者生三女共一丘此感亦難平音容若有作無乃傾人城

和華亭十詠　　梅聖俞

顧亭林

鄉林空林水不見古人居猶尋古人跡更與古人疎昔為賢豪里今亞蘆葦墟湖邊夜夜月光彩波上餘

寒穴

山頭寒泉穴淨若鏡面平慰齒敲氷冷貯缾傲玉聲傍

有野鹿跡上啼林鳥清何由一往挹況復方病酲

吳王獵場

孫氏有吳國四海未息戈獵以耀威武平野萬騎羅英雄魏與蜀貔虎一何多世事異莫究但見桑麻坡

柘湖

柘土久陷沒千歲嗟水濱不復吳鹽邑空有秦女神浩蕩吞海月曠潤迷天津偏舟誰能往旦暮逢漁人

秦始皇馳道

秦帝觀滄海勞人何得修石橋虹霓斷馳道鹿麋遊車轍久已没馬跡亦無留驪山寶衣盡萬古空塚丘

陸瑁養魚池

來觀瑁湖水乃是陸生居春塘草幾變誰膾此中魚莫吝科斗應亦有魯王餘不隨蛟龍飛神鼈未可除

華亭谷

斷岸三百里縈帶松江流深非桃花源自有漁者舟閒意見水鳥日共泛觥籌何當騎鯨去一去幾千秋

陸機宅

我思陸平原廢宅荒草深才高乃速禍事往不可箴饑烏噪樹巔野鼠竄庭陰黄耳亦已死家書無復尋

崑山

陸氏幾世祖葬此生令名猶如崖美璞遂爾傳嘉聲寒岩蓄奇秀源水日東傾何言千載間二子不更生

三女岡

吴王有三女因留此岡名已化彼綵質合有蘭蕙生嬋

娟夜月照掩靄朝霧平古魂如未泯不遠闔閭城

次唐彦猷顧亭林韻　　胡松年

海山盪佳氣千載傳古居平生讀書地竹柏静以疎忠義貫白日名不埋幽墟苗裔今幾何誰能譜有餘

又　　春明　宋　輝

昔時高士宅今日梵王居棲影銜山遠鐘聲隔岸疎風流嗟往事精舍閟遺墟回首烏衣巷凋零兵火餘

又　　四明　汪思温

雲間更深處獨見古人居想像風猷遠荒寒景物疎書成千卷帙往事一丘墟惟有清名在流行百歲餘

又　　南豐曾輝之

煙雨三家市黃門卜此居著書千紙在祠宇幾椽疎潮汐成今古牛羊有里墟舉兵鉏逆節風烈照無餘

又　　李端民

當時讀書地界陋亦安居問宇誰人到觀瀾興不疎古今如夢寐城邑變郊墟偶此同彌勒圓龕自像餘

又

張堯幹

蘭若王家像相望博陸居衣冠塵易暗簫鼓祭全疎草色侵花徑潮聲過夕墟遺風猶可想弔古一觴餘

又

水村有亭林黄門舊曽居海山凝遠翠草木自蕭疎豈見讀書處遺跡但荒墟獨留名不朽傳之千載餘

題李景元畫

蘇軾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

只有華亭李景元

景元名甲本儒家子落魄詩酒間尤善墨戲米

元章畫史嘗及之往來松江上不知其所終

醉眠亭　李行中

簷低檻曲莫嫌陋地僻草深宜晝眠代枕莫憑溪上石

當簾時借屋頭煙倦遊拂壁畫山徑貪醉解衣還酒錢

一水近通西浦路客來猶可棹漁船

行中字無悔築亭青龍江上東城名之曰醉眠

諸公皆有詩

醉眠亭寄韓憲仲廷評

野徑荒亭草没腰一眠聊以永今朝放懷不管人間事

破夢時聞夜半潮玉柱劉乂詩未獻金龜太白酒難拈

知君有意尋安道咫尺何時弄畫橈

趙明叔未識醉眠亭先貺佳篇

要識荒亭路不賒浦西橋北對漁家窻嫌日曝新栽竹

蔬占畦長未種花壁上客來堆酒墨籬根潮過積寒沙

被人誤號陶潛宅也學門前五柳遮

醉眠亭　　蘇軾

已向閑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從教世路風波惡

賀監偏工水底眠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

須信陶潛未若賢

孝先風味也堪憐肯為周公晝日眠枕麴先生猶笑汝

枉將空腹貯遺編

又　　蘇軾

是非一醉了無餘惟有胸中萬卷書已把人生比蘧傳更將江浦作堦除欲眠賓客從教去倒卧氍毹豈暇舒京洛舊遊真夢裏秋風無復憶鱸魚

又　　李常

陶公醉眠野中石君醉輒眠舍後亭人知醉眠盡以酒不知身醉心常醒衆人清晨未嘗飲已若醉夢心冥冥淫名嗜利到窮老有耳亦不聞雷霆醉石雖頑委山側

苔痕剝蝕誰與向牧童樵叟亦能指卒以陶令垂千齡

危簷弱棟倚荒渚海霧江雨穿疎欞勿謂幽亭易摧折

勉事偉節同明星

又　　陳舜俞

酒膽長輕六印腰醉中一枕敵千朝興亡藐比榮枯柳

聚散看同旦暮潮酣法本應塵外有醒魂徒向水邊招

已聞佳士過從約不似東風泛去橈

又　　張先

醉翁家有醉眠亭爲愛江堤亂草青不聽耳邊啼鳥喚任教風外雜花零飲酣何必過此合樂甚應宜造大庭五柳北窻知此趣三閭南楚謾孤醒

又　　王觀

松陵江畔客築室從何年世路徒紛紛不知季子賢在彼既不知不如醉且眠聲名衮衮誰知命醉非愛酒眠非病長江渾渾無古今羣山回合來相映呼奴沽酒不可遲買魚斫膾煩老妻何必紱繩繫飛兔百年長短空

自知直將視蝨視天地𡨋𡨋丈枕窮四時九衢足塵土
朱門多是非秋風老蓴鱸扁舟何日歸

又　　秦觀

醉來豈痒同眠去身世失二樂壇一亭夫子信超逸杯
行俎老春肱枕顏外日壯志未及伸幽願良自畢

又　　張景修

樽前從客笑夢裏任花飛野鳥喚不醒家童扶未歸有
榮還有辱無是即無非萬事藏於酒先生亦見機

又　　　　　　韓宗文

萬慮中來攪不眠醉時一覺自陶然冥冥固已忘天地

豈向杯中覓聖賢

得酒休論飲得仙醉中遺物為神全世間反覆無窮事

吏部難忘把甕眠

昔有遺賢世所憐滄浪亭下醉時眠松江變酒難終得

却對殘燈理短編

又　　　　　　蘇棁

疲人思向醉中眠物我悠然萬慮閑渴飲蔗漿勞隱几
吾身自足草萊間
楚陽渴鹿背清泉之子名亭取性便適意中間却無事
期君忘醉亦忘眠

又　　晁端佐

瀟洒松陵江上亭醉來一夢傲雲屏生前笑語君須惜
世事紛紛不用醒
盤石幽亭樂未央是非窮達兩相忘塵寰下望如何許

爛醉高眠自有鄉

壓挨收得一身閑飲盡春瓶曝背眠醉耳猶嫌山鳥聒

夢魂終日上高天

一枕雙壺意浩然狂歌酒盡即高眠吾身久與時相棄

好逐君歸作二仙

又　　晁端彦

人生有出處兩事固希全達則都廊廟致君堯舜前聲

名喧宇宙指顧生雲烟不然早晦隱縱意樂當年第一

莫如醉第二莫如眠無悔水鄉士子瞻稱其賢埋照不干世作亭臨清泉歡來即痛飲酣謌竟長筵陶陶非假寐泯絕平生緣盡得杯中趣常為枕上仙影從明月照名任清風傳願君遂此志其樂更相先醉無三日醒飲盡百斛船境界如古莽魂夢遊鈞天莫學不佞者狗祿遭纒牽進無濟世志退無負郭田獨醒少意緒寡睡多煩煎風波驚性命鞍馬積胝胼未得立籬下應難卧甕邊區區為寡仕短詠愧非妍

又

晁端禀

吏部甕間眠先生窗下卧夜偷綠醑飲晝喜清風過人為清風快於酒擺落煩襟洗塵垢吾知醉寢勝閑睡可以寄天真兮忘世累溝瀆超江漢幕席視天地蝴蝶不知緣變化黃粱未熟虛營利從來閑處得閑樂何者功成與名遂隴西夫子稱世賢世家自是酒中仙作亭占得松陵地東坡名之為醉眠醉後眠兮眠復醉順養郤輌浩然氣賢人為濁聖人清昏昏夢寐都忘形花影滿

身猶未覺竹風吹面不知醒憶昔樂天貪醉吟吟哦未免勞其心不如醉睡了無事其樂陶陶得趣深我身走塵埃羈鞅殊未息有所思兮在高軒欲往從之路艱塞無緣一榻同醉眠空禿千毫揮醉筆

又　　闕景山

杜老顛狂尋酒伴經旬只走出空牀輸君縱飲還高卧長有生涯作醉鄉

貧餞北海杯中物靜勝長安市上眠滿地春風吹不醒

功成合以酒為仙

又　　　　　楊　蟠

江花可醉草堪眠細想人間底處使客散樽空欲歸去此身還被月留連

江上聊遊我未能羡君長醉卧高亭不因鶴唳破殘夢還有涼風吹酒醒

清篳琢簫一醉身寂寥不稱咏詩人春風亦有憐才意故擺殘花作繡茵

又

嘗聞李謫仙飲酒興無盡醉來卧空山天地即衾枕當時放迹遊流俗不可近君今外形骸與世不拘窘寸心合處曠萬事一以泯開亭向幽圃朝夕事醉寢茅簷落日欲醒時起對嬋娟拂瑶軫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九